

革命英雄鄒容

(本文插圖刊第146頁)

● 詹述權 (大陸作家)

自詡革命軍馬前卒

在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之際，中國的炎黃子孫們，無不以崇敬的心情，懷念為中華民族民主革命事業而英勇獻身的鄒容烈士。他在人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為後人留下了深深的懷念。

鄒容（一八八五——一九〇五年）原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紹陶，留學日本時改名鄒容，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市）人，他居住四川有十六年，一九〇一年出揚子江、旅上海，一九〇二年游海外去日本，一九〇三年四月回上海，五月，他的《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六月間，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製造了「蘇報案」，拘捕了《駁康有為書》和《革命軍序》的作者章太炎。七月一日，鄒容在章的函召下自投捕房，表現了革命志士高尚的獻身精神。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鄒容被帝國主義迫害致死於上海租界監獄中，年僅二十歲。

鄒容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自由民主革命家、宣傳家；在革命的洪流中，他以熾熱的革命激

情，為民主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勳。辛亥革命後，一九一二年二月，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追贈鄒容為大將軍，表彰他對革命的貢獻。鄒容自幼深受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生活在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的鄒容，在社會充滿着罪惡與災難，危機四起，動盪不安，鬥爭激烈，正值中國社會的腐敗黑暗、嚴重的民族危機和殘酷的階級鬥爭的事實，在小鄒容心靈裡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激起他去衝破社會的重重阻力，解脫家庭及社會的束縛，把他的民族自尊心上升為愛國責任感。

鄒容在民族危機的刺激和維新思潮的影響下，激發了他去探求新的知識的強烈願望。在他十二歲以後，就開始注意接受自北京、上海等地傳來的維新學說和一些維新志士的活動消息，開始關心書報，知識領域逐漸擴大了，思想也日趨激進，對舊事物越來越憎恨了。鄒容特別對維新志士譚嗣同欽佩並積極效法。戊戌維新遭到扼殺，譚被捕入獄，面對屠刀，譚嗣同却「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等六君子伏屍都門的消息傳到鄒容的家鄉四川後，鄒容無比憤

慨，賦詩悼念譚嗣同：「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以詩悼念並決心做譚嗣同等維新志士未竟事業的「後來者」，表明鄒容為救國救民而繼續奮鬥，已把單純的民族自尊心上升為愛國責任感。

戊戌變法失敗後，鄒容敏銳地感覺到，改良主義救不了中國，連譚嗣同這樣的英雄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而東方的日本小島國，在幾十年間，發展成一個國富民強，打败了堂堂的一統天朝。不少先進的中國知識份子都紛紛前往日本，重新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一九〇二年鄒容留學日本，受到了孫中山在日本革命活動的影響，更加急迫地要求改變中國的現狀。在一九〇三年春節留日學生新年團拜大會上的演說，他歷數清朝統治的罪惡歷史，「大倡排滿主義」，措詞尖銳，分析深刻，議論新穎，慷慨激昂。一九〇三年三月，鄒容因反對清政府留日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憤而將姚痛打，又剪去其辮子，懸於樑上。清政府要求日本外務省捉拿鄒容，使他不復得回上海。

鄒容回到上海後，結識了章太炎、章士釗等

革命志士。當時，中國人民正值沙俄強占我東三省後拒俄運動在上海的興起，鄒容發起了「中國學生同盟會」，團結愛國學生，堅信要愛國必須革命、要救國必須反清的道理。在這革命洪流的重要關頭，鄒容迅速地完成了「宣佈革命之旨於天下」的戰鬥檄文——《革命軍》，自署「革命軍中馬前卒」，標誌着革命思潮已開始代替改良主義思潮而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

雷霆之聲震撼社會

章太炎在《序（革命軍）》中，稱譽鄒容寫的《革命軍》是震撼社會的「雷霆之聲」。《革命軍》的問世，宛如萬鈞雷霆，以震聾發聵的氣勢，響徹於千年封建專制古國的上空，使「舉國上下無不震動」，成為當時民眾爭取民主共和與民主獨立的一面光輝旗幟。

《革命軍》一書，凡七章，落落二萬言。鄒容以火一般的热情贊頌革命，他在緒論中寫道：「郁郁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崑崙，游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呼地，破曉裂喉，以呼於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併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取存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翁者也。」

鄒容認為今日之中國能革命則生，不革命則亡，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才能使深受帝國主義蹂躪和清王朝殘酷統治的中國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中國人民才能收回天賦之權利，挽回有生以來之自由，取得人人平等之幸福。

《革命軍》中的民族主義革命思想，以反對滿清貴族為主體的清王朝政府在國內執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策，主張用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建立民主自由共和的理想聯繫在一起。鄒容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是他革命的根本內容，在《革命軍》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宣佈，要堅決「掃除數千年來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洗盡二百六十年殘虐酷之大恥辱」。

鄒容還提出建立民主自由共和的政治方案，制訂了建立「中華共和國」的二十五條政綱，為民主自由共和國鈞劃了藍圖，提出「推翻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根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反對外國人干預中國內政，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民主自由共和國；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採取議會制度，「建立中央政府，為全國辦事總機」，「全國無論男女，皆為國民」，「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並享有生命、言論、思想、出版等天賦的自由權利」。他在《革命軍

》的結論中熱情洋溢地呼喚：「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爾之獨立旗已高揚於雲霄，爾之自由鐘已洪洪於禹域，爾之獨立廳已雄鎮於中央，爾之紀念碑已高聳於高崗，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為爾而出現。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革命！是在獨立！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孫文推崇鄒著貢獻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與四川的鄒容處身一個歷史的時代中，都是為了拯救災難的中華民族而英勇奮鬥的著名歷史人物，他們兩人自然彼此關注。孫中山在日本組織革命活動使鄒容很受鼓舞，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鄒容革命思想的形成，是與孫中山偉大革命思想的啓迪分不開的。當鄒容《革命軍》於一九〇三年出版後，孫中山給予了極高的贊譽，充分肯定了鄒容對於鼓舞革命運動的巨大作用。同年十月孫中山赴檀香山同保皇派進行論戰時，就特別攜帶《革命軍》作為同保皇派鬥爭的思想武器，受到了革命人士的熱烈歡迎。孫中山說：「此書感動皆捷，其功效真不可勝量。」並指出「近者求索紛紛，而行篋已罄，歡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使昔日無國家種界觀念者亦因之而激動歷史上民族之感慨矣。」孫中山在檀香山擊敗保皇派後，一九〇四年春又赴美國的舊金山等地與保皇派進行鬥爭，在致公堂和中西日報社的幫助下，刊印《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廣為散發，使美洲華僑

「不及半載，觀念大變」。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後，還組織了《革命軍》的翻印與發行。孫中山對《革命軍》給予高度評價，為表彰鄒容的功績，孫中山將革命黨改稱為「革命軍」，於一九〇四年一月在檀香山創立了「中華革命軍」。

鄒容在《革命軍》中，首次明確宣稱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封建專制政體，建立民主自由共和國。使孫中山在鄒容的《革命軍》的巨大影響中受到啓發，推動了革命的進程。孫中山於一九一二年初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明令追贈鄒容為「大將軍」的榮銜，以表彰其革命功績。他在追贈的命令中說：「鄒容當國民醉生夢死之時，獨能著書立說，激發人心」其「功績最為卓著」。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鄒容犧牲七年之後，又一次在南京舉行了追悼大會，孫中山在會上親自致祭，並致悼辭曰：「惟蜀有材，奇瑰磊落，自鄒（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國民，厥功尤多。」三月一日，孫中山在率文武官員祭奠革命死義諸烈士時，再次表彰鄒容的功績，把他與史堅如併稱曰：「煌煌史（堅如）、鄒（容）」。鄒容的英雄業績在孫中山的腦海中留下了難忘的深刻印象，長期地珍藏在他的記憶之中。

與章太炎結忘年交

國學大師、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和鄒容不僅是忘年之交的知己，也是風雨同舟的難友，他們之間的革命友誼異常深厚，久而彌堅。一九〇三年四月中旬，鄒容從日本留學返回上海，

與章太炎「會於愛國學社，一見心欽，互相期許」。不久又和民主革命志士章士釗、張繼等結為兄弟。從此，鄒、章二人朝夕相處，携手革命，同生死、共患難。鄒容在日本時完成了名著《革命軍》，請章太炎潤色，深得章的器重，主動為《革命軍》作序，由章士釗題簽。章太炎把它與自己所作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相提並論，於一九〇五年五、六月間在上海出版，並在「蘇報」上發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嚇得要死，怕得要命，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日把章太炎投入了巡捕房，製造了「《蘇報案》」。

鄒容和章太炎在獄中，堅持革命，併肩戰鬥，患難與共，生死相依。在獄中，鄒容寫《塗山絕詩》一首：「蒼崖墜石連雲走，藥叉帶荔修羅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東門牽黃狗。」表現了鄒容對家鄉重慶思念之情，對祖國危急形勢的憂憤；為革命而奔走的自由已失，為革命而視死如歸。章太炎說他「奇譎似盧同、李賀，以為天才」，並和詩一絕：「頭如蓬葆猶遭購，脚有旋輪未善馳。天為老夫留後動，吾家小弟始能詩。」章太炎對共同進行艱苦鬥爭充滿自豪之感，說鄒容臨難不苟和才華橫溢，他深感後繼有人。接着，章太炎又有《獄中贈鄒容》：「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辦，乾牛肉作粳，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參手，乾坤只兩頭。」章太炎稱贊鄒容為追求救國救民而去日本學習，為了革命不畏艱苦的精神，是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英雄，願與鄒容為革命而共同犧牲。鄒容則作《獄中答西符》：「

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併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昨夜夢和爾，同與革命軍。」

病逝獄中死不瞑目

鄒容對章太炎這位熱愛祖國的文豪表示無限欽佩，日夜與他一道為推翻清朝政府進行鬥爭；章太炎雖幸存下來，而鄒容却於一九〇五年二月因不堪折磨而病重，雖經章太炎設法從外找藥醫治，但終於在四月慘死於獄中，死不瞑目，章太炎撫尸痛哭，悲憤欲絕。

鄒容雖冤死於西牢，但章太炎感到與鄒容的革命感情終生難忘。一九〇五年六月章太炎出獄，東渡日本，主編民報，鄒容的遺像掛在他的住處。一談往事，常離不開「死友」鄒容，心情非常悲痛。一九〇六年章太炎應日本友人宮崎滔天之約寫了《鄒容傳》，一九〇七年三月發表於宮崎滔天主編的《革命評論》第十期上，將鄒容的革命事跡更廣泛地傳播於日本。一九一三年三月，章太炎為鄒容請助。一九一五年又刊《鄒容畫像贊》。一九一八年，章太炎以孫中山為大元帥的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和特別代表的名義到雲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聯合地方實力派武裝反對北洋軍閥政府，抵重慶，特去鄒容祠行禮，併與鄒容家人合影留念。一九二二年冬，章太炎在上海附近華涇鄉找到了一九〇六年鄒容的盟友劉三建立的鄒容墳墓後，加以整修。一九二四年清明節，章太炎、章士釗、張繼、李根源、于右任等二十餘人同往鄒容墓掃墓致祭。章太炎又以《

鄒容傳為基礎寫成《贈大將軍鄒君墓表》，由右任書寫，刻於新建立的墓碑上。一九二五年，章太炎又與李根源商議修築墓道，再次表彰鄒容的革命事蹟和巨大功勳。章太炎晚年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學時，家裏供着鄒容像，香烟不斷，香爐常滿；形式雖舊，情意却深。鄒容和章太炎的革命友誼，可謂生死不渝，至今動人心弦。

國府追贈稱大將軍

年輕的近代革命烈士鄒容，他站在時代革命潮流的前頭，甘心作一名「革命的馬前卒」，爲了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獻出了他年輕的生命，在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之際，我們深深懷念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宣傳家，具有現實意義。

鄒容的《革命軍》是時代的產物。許多愛國志士在《革命軍》的啓導下，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爲了民主革命英勇犧牲了。《革命軍》在民族鬥爭的大搏鬥中產生，又在革命的急風暴雨中廣泛傳播，使「天地變色」。一九〇四年，孫中山分析當時的革命形勢時指出：自《革命軍》出版和《蘇報案》發生後，全國各省已造成生機勃勃的「革命氣象」。一九〇五年，以孫中山爲領袖的具有政黨性質和職能的中國同盟會成立，標誌着中國民主革命運動蓬勃高漲的新起點；從此全國的革命運動有了一個指導中心，革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終於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推翻了帝國主義走狗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

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了鄒容在《革命軍》中呼喚的共和國。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孫中山爲大總統的南京臨時政府宣佈成立，也是鄒容《革命軍》收功之日。

鄒容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投身於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清王朝的鬥爭，他的英雄業績和自己的生命贏得了廣大革命者和愛國人士的敬仰和愛戴，人們贊譽鄒容是「革命巨子」、「中原瑪志尼」、「三百年來第一流」的傑出人物；有的人稱贊他是「革命真英雄」、「神州好漢」、「革命

軍中大星」；更有人稱贊他是「聖鄒容」、「青年之神」。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南京的川籍革命黨人舉行鄒容等四川革命烈士追悼會，孫中山蒞臨會議，併在追悼會後表彰這位「革命軍中馬前卒」的功績，以大總統的名義簽署了一道命令，盛贊「鄒容當國民醉生夢死之時，獨能著書立說，激發人心」，功績最爲卓著，追贈他爲陸軍大將軍，併准崇祀忠烈祠，「以慰忠魂，而垂不朽」。

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中外讀者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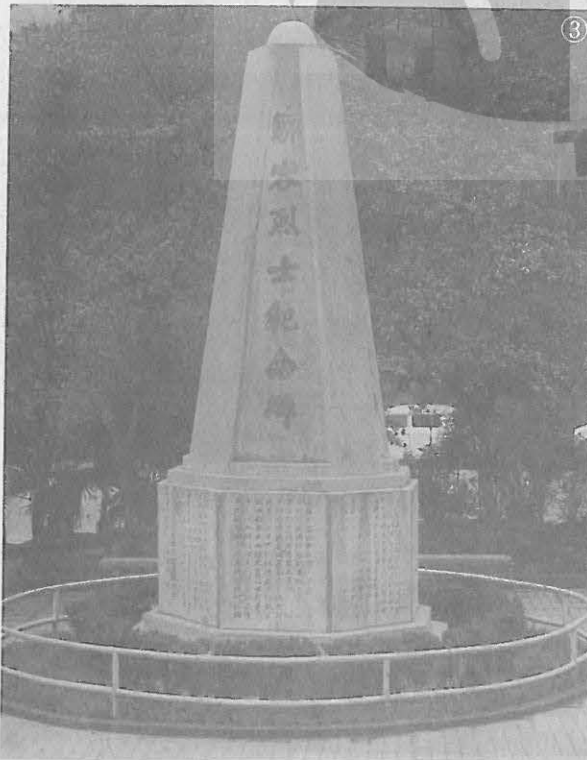
①

詹述權「革命英雄鄒容」插圖（文見93頁）

① 辛亥革命英雄——鄒容。

② 鄒容名著「革命軍」封面。

③ 重慶市的鄒容烈士紀念碑。



③



②